皇明書

皇明書卷之十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纂

世宗肅皇帝帝紀

辛巳正德十有六年夏四月癸卯

帝卽位　帝　興獻王子　憲宗純皇帝孫也正德二年秋八月　帝生於興邸時黃河清慶雲見異軫分已而　獻王薨　帝受敎嗣理國事至是年十有五矣　武宗無子臨崩遺詔曰朕紹承　祖宗丕業十有七年深惟有孤　先帝付託惟在繼統得人　宗社生民有賴　皇考孝宗敬皇帝親

弟興獻王長子厚熜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倫序當
立遵奉　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於　宗廟請于
慈壽皇太后與內外文武羣臣合謀同辭即日遣官
迎取來京嗣　皇帝位時十六年三月丙寅也四
月壬午　帝辭　興獻王園寢顧瞻不忍去從臣
感泣癸未發安陸辭　帝母蔣妃嗚咽涕泣　帝
母曰吾兒此行荷負重任毋輕言　帝曰謹受教
比發安陸父老攀戀不置　帝以藩衛官校不隸
有司恐爲沿途擾特命從官駱安等嚴敕之所過
辭謝諸王供饋屏絕有司珍奇之獻行殿有過者

者目不復瞑丁亥禮部員外郎楊應奎上禮儀狀
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擇日百官朝見三上箋
勸進俟 令旨俞允擇日即位乃大學士楊廷和
命儀部郎中余才所擬也壬寅車駕至良鄉 帝
覽禮部狀謂長史袁宗皋曰遺詔以吾嗣 皇帝
位此狀云何癸卯至京師止城外廷和因請如禮
部所具狀 帝不許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
日中即位特久旱是辰大雨向午忽霽萬象咸新
翼日詔曰朕承皇天眷命列聖洪休 皇兄大行
皇帝遺詔屬以倫序入奉 宗祧祗告 天地

宗廟社稷即　皇帝位深思付託之重實切兢業之懷茲惟舊章敬承　先志自惟涼德方在沖年尚賴親賢共圖新治其以明年為嘉靖元年[illegible]正德[illegible]功將校錢糧緣監織權稅請[illegible]行務[illegible]赦死罪辨犯以下末減有差[illegible]舞者擢更定免丙午遣官往迎　帝生母興獻妃[illegible]申命禮官集議崇祀　興獻王典禮已而少[illegible]吏部尚書王瓊下獄論死辛亥出禮部[illegible]王瓊於前京舉人張璁者瓊同鄉士也詣議言　帝入繼大統非為人後與漢哀宋英不類讚然之宜言于衆

大學士廷和謂瓚獨持異議令言官列瓚他失出
爲南京禮部侍郎而以侍讀學士汪俊代之大學
士梁儲乞致仕許之五月癸丑上　武宗皇帝尊
謚以吏部侍郎袁宗皐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
學士參贊機務論扈從功也（宗皐府學史）策士冊墀十
八日西角門行禮免傳制唱名及宴初　武宗南
巡故庚辰南宮所取士未對制策禮部上言　武
宗在殯不宜于奉天殿策士故禮殺是日發策即
以追崇本生爲問　賜楊繼聰等及第出身加故
尚書韓文太子太保柱國任其一孫存問大學士

謝遷等加韋懋南京禮部尚書六月以王守仁爲南京兵部尚書時欲召用不果守仁疏乞省墓

戊子江彬伏誅　乙未清理宸濠錢寧江彬株累獄逮繫兵部尚書王瓊于詔獄論死起彭澤爲兵部尚書事見戎狄志瓊發彭澤欺罔及九疇激變喪師狀逮繫九疇至京　廷鞫之幾殺澤大學士廷和營解得免仍削籍九疇爲民至是言官劾瓊挾私忌功傾陷澤九疇廷和素善澤乃逮繫瓊詔獄謫戍榆林瓊既論謫乃復起彭澤爲兵部尚書

赦脩武宗實錄　命禮官集議追崇大禮見禮儀

志贈先朝諫死諸臣官任其子諫南巡者秋七月
進士張璁上言大禮　八月奪華胄濫武職見軍
制考袁宗皐卒起費宏爲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
學士叅預機務冬十月張璁上大禮或問辛巳尊
邵貴妃爲皇太后　興獻王興獻妃爲　帝后壬
午　興獻皇后至自通州　乙酉主事霍韜等上
言大禮　甲戌乾清宮成正德甲戌正月乾清宮
災至是始成以何孟春爲吏部侍郎出給事中熊
浹爲湖廣叅議十有一月封王守仁爲新建伯加
喬宇少保餘有差　上始入居乾清宮十有二月

除張璁爲南京刑部主事起林俊爲工部尚書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俱求罷歸甘州總兵官李隆陰嗾戍卒殺巡撫都御史許銘初銘至甘州斤斤自好敕鎭巡諸官勿得侵牟士卒隆以同里故滋不悅既而議減諸戍卒月餉三之一士心亦多怨之隆遂陰嗾諸卒王禮二等倡言幕府減損粮餉不恤士伍當執而報之乃嘯聚數千人擁入臺署假言報復原餉讙譟不已銘倉卒避匿禮二等羣捽鑫毆而死復撤𢪊櫺諸木裒尸而焚之刦出軍械獄囚燔燒寺廨城中大震鎭守太監董

文忠聞變急擒禮二鞫之禮二對簿發隆嗾使陰
謀隆聞之恐急索禮二梟斬以徇且圖滅口復嗾
軍胥蘇秀等誣銘貪殘兙餉激變軍卒疏聞于朝
太監董文忠亦隨聲和之於是巡撫甘肅御史許
鳳翔巡按陝西御史喻茂堅各上其事
嘉靖元年壬午春正月巳未郊清寧宮小室火考
孝宗敬皇帝母慈壽皇太后時郊事甫畢清寧宮
小室火風急不可撲滅大學士楊廷和等因上言
火起風烈殆爲天意況迫清寧後殿豈非　興獻
帝后之加稱　祖宗神靈容有未悅者乎給事中

鄧繼曾上言五行火主禮今日之禮名紊言逆陰
極變災臣雖愚知爲廢禮之應也主事高尚賢上
言郊祀甫畢卽有清寧後殿之災意者　興獻帝
后之稱于禮不能無疑復以皇字稱之尤爲過越
鄭佐亦言欝攸之災不于他宮而于清寧之後不
在他日而在郊祀之餘變豈虛生災有由召　帝
覽之心動乃從廷和等議稱　孝宗爲皇考　慈
壽皇太后爲聖母　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而皇
字不復加矣附錄初　帝卽位裁抑佞幸諸途倶
清下何興邸舊僚屬緣遷敘至庖匠廝役多寄錄

錦衣衛階資隆懋殆數百人而　皇太后親屬邵喜等狎恃恩寵請乞無厭其舊閹蕭敬等仍留大內所刱寺觀蠹民產先降明旨撤黜歸民者仍命如舊存葺諸臣抗章屢以爲言留中不省而左右近習顧時時有所移易于是給事中朱鳴陽因灾上疏曰切見是月十一日清寧後室火雖曰小灾實關大體臣反覆思惟妄意揣度典禮失中與直言廢棄與爵賞大濫與刑罰縱失與外戚驕盈與近幸干政與有一于此皆足召灾況茲數愆各有指驗昔孔子聞魯灾知爲釐宮踰禮故也漢傳

太后欲與成母等號火焚其居鴻寧殿今茲之火切近清寧豈非大禮不可踰而人言所當卹邪致警惕之誠以圖消弭之道此尤爲先務也大本既端餘弊當救　聖明御極言路始開近日以來聽納漸倦持逆心之論厭而不從爭大禮之章留中不報昔人謂正士道消則火此其一也裁絀冐濫明詔方行而冗流関進奔隙復開文希京官武圖世及皆藉　興邸爲辭所謂放賢淫賞官非其人則火此又其一也權姦亂政天下忿心撓法曲全重違物論所謂滅棄法律則火此又其一也明君之

于外戚愼始防微而指揮邵喜賞賚過多恩寵太盛所謂外戚無功受寵則火此又其一也綸音之布所以示大信于天下而佞奉間得轉移聰明時有感蔽一事之予奪前後互異其一人之罪宥變更不一如近日傳奉鎮守主于何人擬條　意旨不由內閣治亂攸係豈宜潛移所謂貴近驕溢則火此又其一也然此數者皆典禮失中所致蓋禮既狥私而直言者始不見用希進者恃藩邸之私而冒濫始多亂政者恃詶護之私而大法始廢外戚恃宮掖之私始妄請求貴近恃逢迎之私始得干

頒孔子名不正之論至是無一不驗矣惟　皇上
仰畏天變俯恤人言推災之所自起以端其大本
而釐其羣獘庶足以回天意矣疏入不報以故副
使陳九疇爲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初九疇爲王瓊
所搆論死繫刑部獄數年及瓊謫戍彭澤起入兵
部久欲理九疇未之及也至是甘州事聞　廷舉
代許銘者衆以九疇名上　帝從之乃以九疇爲
僉都御史以往兵科都給事中許復禮御史王應
鵬等各上言許銘被殺而隆等無恙必陰謀嗾使
者乞遣法司臺諫官案問及實覈所失錢穀軍械

下兵部議彭澤以爲宜檄廵按御史案覈仍趣九疇亟往體察之已而廵按陜西御史喻茂堅移牘都察院言許銘欲振剛紀而撫敘少恩禁戢總鎮諸官寅恭未恊隆等雖無故縱陰謀難免嫁禍之罪首惡王禮二等巳經梟首同亂六十餘人俱以囚禁第志在得餉原無他謀合免根究以安人心彭澤覆奏以爲隆等宜加切責戴罪視事　帝從之及降敕切責隆及副總兵李義守備支勇太監董文忠等仍趣九疇公行覈報革諸倉監督閹人自宣德末京通一倉置總督閹宦一人後貪緣滋

多所居號中瑞館請置印記漕輓軍民橫被索求不堪其擾臨清徐州淮安諸倉亦各置監督各一人紛擾尤甚至是戶部尚書孫交上言取諸閹人還京別用華中瑞館及各官署　帝從之中外怡然發內外府諸金分餉諸邊兵部尚書彭澤因其肅之變奏發內府及太倉積金及太僕寺馬價共三十萬兩分運諸邊補給士卒廪餉從之馬平盜起平之廣西馬平府融縣盜周克亮等嘯聚萬餘人借署名號流刦鄉落居民總督都御史張嵿以其狀聞兵部覆奏敕嵿徵兵勦平奏報久之乃平

二月詳定朝叅禮儀禮部奏定朝叅諸儀凡入門進班奏啓復命及齋戒忌辰節令寺告日期以及御史鴻臚官商糾疏糾各禮明示遵守從之附錄大能仁寺妖僧齊瑞竹自正德間夤緣倖幸冒領璽書及金印賞賚不貲工侍郎趙璜奏乞籍錄其材沒官從之其玄明宮保安寺諸處所繪諸像刮取金屑一千三十餘两俱發商販以償夙負存問故大學士王鏊三月丁巳加上　慈壽皇太后尊號奉　興獻后爲興國太后戊辰遣官詣安陸上興獻帝尊號敕封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及指揮

邵喜蔣輪爲伯駙馬都尉崔元爲侯山東礦寇王鏜流刦歸德諸處初王鏜嘯聚萬餘人刼掠山東曹單諸郡邑官兵不能制流入河南歸德州柘城諸縣焚殺居民無筭久之乃平西海虜併洮河諸夷初正德已巳北虜大師亦不刺仇殺虜酋小王子其子欲報之亦不刺懼與阿你禿厮等擁衆數萬走凉州乞我閒地住牧守將不敢許積十餘日亦不刺大掠堡砦徑西寧外境去亡何攻破安寧王諸族掠其誥印遂盤據西海日漸陸梁西海之有虜自此始至是亦不刺之子麻八台侵破諸番

落兼有西土列哂眼班扳冊打力諸部俱爲所併漸掠西境給事中張琳上言臣惟前項番落南距松潘西跨甘肅周匝數千里諸部種類殷盛生齒繁滋我　國家縻以爵賞啖以茶利蓋不獨爲互利之資實賴其有肘腋之助此古人斷匈奴右臂意也今皆併于黠虜萬一豕突狼驅蹦秦隴則可以窺關中出階文則可以向川外此膏肓之疾不容諱者也昔吐谷渾遼東鮮卑也初以百戸西附陰山并諸羌而有之遂爲隋唐歷世之患況此虜定有巢穴擅富極之種落乎苟不急處以杜其漸

臣恐爲患未艾也上下章于兵部狆蜀人也附錄

時甘州亂卒未有處諸邊傚尤驕縱頓甚宣府鎮卒遂因操閱點視讙譁奔潰事聞給事中許復禮上言近者廣西蠻寇河南礦賊洮河黠虜生肆陸梁敕各總督總兵等官遏截擒勦而乃玩愒失事者實由邇來政多寛假事尚姑息權姦有罪而輕宥豪狡干紀而不誅近日甘州之變廟堂曲原而宣府輒敢傚尤矣乞敕議畫一之法以爲把握制馭之權可也下其章于兵部工部侍郎趙璜奏革借薪司加耗柴炭從之　命暫漕運軍船戶尚書

孫交兵尚書彭澤會言國歲漕四百萬石領運則十有二總兵領衛所一百有四十爲軍旗十有二萬六千八百人計艓淺船萬有二千一百四十餘艘近者漕規盡弛軍亡船敝恐誤　國家大計帝命總漕都御史嚴實整飭之夏四月吳松江訖工五月罷封楊廷和蔣冕毛紀伯爵初廷和等封伯給事中張九敘疏諫從之止封崔元爲京山侯邵喜爲昌化伯蔣輪爲玉田伯各世襲食祿有差以林俊爲刑尚書復置密雲兵備官初永樂間遷大寧都司于保定設朶顏等三衛覊縻夷衆復設

寄雲兵備官以按察司副使為之以防不虞正德
中鎮守閹人惡其不便巳也詭詞奏革至是巡按
御史王鈞疏言宜復下兵部復議從之六月禁閹
人爺姪授錦衣官虜入寧夏塞大掠固原平凉涇
州諸處指揮楊洪百戶劉端禦虜死之兵尚書彭
澤見邊備弛甚乃上言曰方今邊警日急而左都
御史金獻民副都御史王懋中大理寺卿鄭岳表
率百僚輔翊新政新建伯王守仁初值父喪哀痛
方切俱難任使故大學士楊一清曾任寄勿不當
更典兵戎唯臣淺學疎才猶堪奔走請假巡視邊

務名目前去各邊會總制提督等官將各粮餉邊防從實料理　帝降温旨留之附錄編脩湛若水見　帝以暑月輟經筵乃上疏豫戒遊逸以謹君德且日顧　聖明常以端居靜思爲本以温習尋求爲業以敬親事天爲職分以勤政親賢爲急務隨處操存體認天理俾此心無異于經筵日講之時稍萌逸欲即爲禁止又曰舊德老臣如楊廷和等宿望如孫交林俊等及九卿大臣時賜召問以興其儆畏之心尤擇內臣之老成忠厚者給侍左右以取承弼之益　帝嘉納之秋七月南京大雨

水江水溢陷居民數十百家停免安陸州起運糧稅留充守陵官卒祿廩及營葺陵寢支用及安陸衛徵發官卒留護城隍拱衛陵寢八月封乳母劉氏宮媼魏氏孫氏高氏邢氏爲太夫人給事中底蘊上言不報大理寺寺丞黃鞏卒九月辛未立

皇后陳氏附錄副都御史劉玉奏濠妃婁氏親族助逆罪在不赦而廣信知府周朝佐勘問失出未盡其辜 帝怒奪朝佐官四級邊地序用其婁星等各遣戍邊婁愉等削籍爲民冬十月敕覈畿內

皇莊及勳戚田土見田土志給事中儲昱上言先年

看守神木歲役衛卒十有五人歲計月廪柒十五石自逆瑾用事受姦卒陳志賄通奏置神木千戶所設卒四千餘人歲食月廪一萬三千四百餘石坐耗國儲莫此爲甚宜加裁省追罷陳志于理下兵部覆議從之巡視京倉御史向信上言領運官卒歲運漕米四百萬石加耗不一共計四十七萬餘兩總督衙門驗發及至京通二倉徑由領運支給臣等無從稽按必多侵牟宜令各衛簿錄示臣按目支發下戶部覆議從之禁異學給事中章僑御史梁世驃各條奏三代而下道學之傳至

朱熹大明近有爲異論者以陸九淵爲簡逕朱熹爲支離宜行嚴禁以正士習　帝以近年士習詭異文詞艱險有傷治化其行督學官榜諭禁之禁百官交通先朝閹人初正德間逆瑾用事其黨谷大用魏彬張永等相繼煽亂社稷幾危　帝即位俱屏斥之大用與丘聚俱奪俸發孝陵司香其司理監太監蕭敬仍留在監言官屢請誅敬不報已而興邸舊閹閻洪戴永等漸次顓侈有小豎吳艮善者侵年内祭事聞　帝命置之于理司禮監具幅帖以請有旨免鞫御史江艮貴抗論不報先是

詔書款開騰驤等衛勇士替補俱開送部查驗方得
收廩御馬監等處馬疋牛羊俱令巡視科道官覈
數目以防濫冒既而御馬監大監閻洪不遵前詔
奏取中旨免覈兵尚書彭澤上言騰驤四衛勇士旗
卒仍宜照例驗覈以杜冗食及將各衛官逮訊重
治不報六科給事中邵錫等上言御馬監及覇上
十九馬房虛增馬數冒糜芻粟仍宜遵詔查覈以
省虛靡併將閻洪褫職亦不報至是南京各處奏
報災異　帝命羣臣同加脩省給事中毛玉因上
言前事之失後事之戒鑒其失而不戒是蹈覆車

之轍也可不懼哉往者逆瑾擅專紊亂　朝政惡黨谷大用魏彬張永等聲勢相倚氣燄薰灼權移人主威脇人心而張銳張忠于經張雄蘇縉孫和劉養之徒相繼進用彼此倣尤馴致藩濠寧彬之亂宗社幾危　皇上繼祛宿獘消數年之禍亂建萬世之太平天下臣民不勝慶幸近聞京師有言大用等夤緣欲求復用及聞從　龍內臣漸以驕奢納賄招權仍蹈覆轍如是則寒灰復然恐燎原之可憂消流不窒恐滔天之必至矣宜暴大用等罪惡示不復用以破小人之奸仍戒諸內臣保身

惜福用助惟新之化　帝然之因降旨曰谷大用
蠱上奸權張銳等朋姦僨事朕新政之初從寬發
遣豈容夤緣再亂天下其小大臣工但與大用輩
交通者即係姦黨即一切重繩不貰已而給事中
張原復上言宜敕　皇城及各宮閹寺遇有內使
出入嚴詰所自勿令諸孽厮養襍入宮中其各官
閹寺亦令勿通問遺以滋弊萌即令　中宮新立
其共奉閹寺尤宜慎擇當　命張佐鮑忠遴謹厚
者用之蕭敬自涉奸黨不可委托從之乃敕司禮
監嚴禁諭原又言蕭敬曩通宸濠巡按程啓充籍

出私書而奸黨爰書指據尤明　兩京臺諫官數敬罪者亡慮數十疏　陛下猶置左右委以機務不知何取于敬也太監劉泰及厮養王諒皆納賄招權爲敬腹心並宜殛竄以袪積蠹不報時給事中張獬亦言各處鎮守內臣起于　景皇帝初年原非　祖訓不惟冗長無名而適以爲奸冗之資臣之所未解也今雖葦而葦心然縛窮奇之腹而欲其不飡犉竊脂之喙而欲其不肉亦難矣乞盡查革以復　祖宗之舊不報十一月庚申　皇太后邵氏崩　帝祖母也配　憲宗貴妃生　興獻

帝尊為壽安　皇太后至是崩大學士楊廷和定議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而除文移兩京不布詔帝不從命二十七日而除丙寅禮部請素服御西角門　帝曰朕哀慕方切豈忍遽從所請附録南京都察院副都御史王樾忠上言龍江瓦屑壩権取竹木薪炭自有制辦買蔬果非制也宜將兩關內臣八人減損其半仍敕守備官簡廉勤者用之歲終更替　帝謂権分竹木薪炭亦滋侵漁乃敕管権主事監権御史計其一歲所用量舟栰納稅貯帑支給勿令內臣権分復留樊萌收李隆詣京郎

訊先是陳九疇至甘肅知李隆嗾使鎮卒殺爕許銘狀楊淮簿對有據因上言宜寸斬隆傳首九邊以彰國典事下兵部復趣巡按御史劉栩勘奏如九疇言兵部復請收隆乃械隆詣京下法司鞫訊十有二月甲戌上　壽安皇太后諡　帝敕禮部曰朕祖母壽安　皇太后夙事皇祖誕生　興獻帝肆致朕躬入承大統方隆尊號期享遐齡孝養未終奄忽違棄追惟懿德宜有徽稱乃上尊諡曰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皇太后遣繫僉事史道于詔獄初道爲兵科給事中三邊之戍也道疏

援之彭澤及楊廷和倶銜道久之出道爲山西按察司僉事道望廷和乃上疏劾廷和貪定策功要封拜而　壽安皇太后崩擅議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而除無所忌憚　武廟自稱大將軍廷和爲草敕不聞匡救乃爭　興獻帝一皇字且交通錢寧王復宸濠護衛助成逆謀及　武廟南征凱旋乃爲錦文迓賀無人臣禮其子修撰愼中舍恒前後旋里攜槖中裝甚盛貪聲大著從子進士恂以吾家阜楷目之輿論可知宜加罷斥以快人心廷和亦上疏自理因訐道申救王瓊陸完許泰等爲

通賄市權倶下吏部叅看尚書喬宇覆奏宜置于
理既而彭澤上言道等懷私市恩宜械繫收訊從
之有旨命錦衣衛收道下鎮撫司鞫問給事中于
桂御史曹嘉各論救不報久之付道刑部論贖出
爲滁州判官禁言官獨劾大臣初給事中章僑上
言兵部奏擬平濠功次中多冒濫彭澤術之已而
給事中徐景嵩陳江疏論工侍郎趙璜不報各引
疾去璜乃進拜尚書僑復論之彭澤遂目僑等爲
邪佞欲以報僑及史道與楊廷和相訐也澤遂上
言宜懲奸黨以重國體謂廷和輔養聖德賛理萬

幾亡身家之禍福辭定策之封拜且與尚書喬宇
等同心協德仰承　恩命日夜憂勞期答　聖眷
而奸佞小人假言責而橫行使客勿大臣避嫌疑
而求退不可也乞敕臺諫官糾劾大臣必其奸貪
不職負國殃民者尤必會章交彈不許懷私復怨
及聞風妄詆以傷國體至于掄揀臺諫官必諮訪
老成諳治國者爲之尤必聽堂官及攝事者參奏
約束　帝以爲然遂禁言官獨劾大臣附録是歲
左諭德溫仁和侍講穆孔暉主順天鄉試仁和頗
有訾議南道御史王木劾其私通關節大得苞苴

不報致仕南京禮部尚書章懋卒

嘉靖二年癸未春正月應天鳳陽山東河南陜西地震給事中黃臣劾太監蕭敬不報除言官獨劾大臣禁初彭澤奏禁言官私劾四品以上官御史汪珊上言言路開則人情通而世治塞則人情鬱而國危王氏重言者之罪而新莽勢成李林甫不欲人言而祿山禍起臣等將謂澤導 陛下以三代之盛不意導以拒諫之計也夫史道論奏廷和就使其言狂妄此特一臣之失耳懲羹者不必吹虀畏噎者不可廢食澤欲以此壅塞言路阻懷 祖

宗之法可乎因條析澤言不可知者有四奏之不
報于是廷和連疏乞罷　帝將溫旨留之御史曹
嘉復上言曰我　太祖創法制治度越百王酌古
建官分任六卿故敢言復設丞相者誅大小稱位
內外絕迹故敢有上言大臣德政者誅政在　朝
廷權在　主上故敢有交結朋黨變亂成法者誅
此我　太祖防微杜漸之深慮也　皇上嗣守洪
基固當遠繩　祖武以成大順之道也然勵精之心
雖切而壅蔽之事罔聞甚則招權納賄樹黨行私
其勢不得不逼且擅而附之者不得不衆且篤其

受攝御者不得不重足而後立累息而後言矣餘不暇論今史道劾奏廷和　嚴旨切責錮之禁獄廷和具疏自理彭澤符奏俱蒙溫旨慰留褒奬至律身處家之際無不備悉是爲大臣者真能擅威福以移　主柄黨大臣者真能取容悅以惑　聖聽矣且澤既謂廷和古社稷臣不道史道朋黨奸惡納賄玩法又謂廷和之可去可爾史道之有罪無罪簡在　帝心非敢干與及幾微詐奸佞多端奉矣哉　太祖之不相值也如其値則上言德政交結朋黨符同奏啓諸大罪能逃鈇鉞之誅乎至

速允廷和罷歸以曲全其身仍將史道薄示懲創
以少慰其情庶幾九卿六部近慕劉健謝遷之風
臺諫遠追薛瑄鍾同之義而我　太祖不設丞相
太宗官卑易制之良法美意始復矣亦不報給事中
李學曾復上言　太祖設六科給事中關聯六部
諸司舉正欺弊以警百官列十三道御史彈壓百
僚事得專達此　聖祖防奸保治之初意所以崇
耳目廣聰明非細故也澤何所見而欲紊亂紛更
以重大臣之威以奪　天子之柄此其罪之大者
必如澤言事須會章交彈萬一有邪險之黨蠱惑

衆聽暗主其中是臺諫終無彈劾之舉矣且上言大臣德政律有明禁而澤肆無忌憚罔欺人主欲以箝制臺諫之口不知何以事　陛下也澤言掄揀臺諫官宜得老成則臣等當奪官不言可知乞盡罷免以舒澤之忠憤以釋臣等之夙懟　帝覽之乃命臺諫官照舊彈劾毋自疑阻二月丙申葬孝惠皇太后初遣禮官相兆域廷和上言　茂陵左右不可恐有震驚之虞賈詠曰當祔雖有之難免不當祔雖無之難為至是祔　茂陵毛澄罷附錄

初御馬監額設草塲若干頃正德間谷大用竊柄

誑惑　武宗遣太監李璽踏勘璽遂侵奪民業至萬餘頃每歲約剥民租百有萬餘皆歸大用等家

朝廷不之知也至是清覈勳戚田土凡草塲諸地因併覈之畛畔既明侵冒莫掩言官奏收璽等置之于理　帝難之是日進講文華殿畢　帝召廷和近御座諭曰草塲乃祖宗舊制踏勘亦　先帝成

命其土地錢谷仍聽本監管理李璽免訊卿擬旨行之廷和頓首承旨退而上言曰伏蒙　聖諭御馬監草塲錢粮仍聽本監管理李璽免訊俱已仰遵聖意擬旨施行惟谷大用竊天威柄蠱惑　先

帝假勘地之名混占民産一萬餘頃侵盜租賦百有餘萬利歸私室怨及朝廷情罪深重神人共怒必置諸理然後　國法可彰況今水旱相仍人民饑苦追其所侵之半足以備賑與其積于一家以利蠹國之盜孰若散于萬民以溥　朝廷之恩不報是時有太監張欽者朝鮮人也請蔭其養子李賢從之以賢爲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兵尚書彭澤都給事中許復禮給事中安盤許相卿各上言不可不報先是太監趙山死　帝以從龍恩蔭其從子云爲錦衣指揮既而太監楊聰丘清死遂援

山比亦廕其從子楊倫丘麟如云官至是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戴義卒御馬太監梁恭等請廕其從子厮養戴錦等十有一人爲錦衣官校　帝以戴錦戴俊爲副千戶餘不録給事中夏言力言不可且曰戴義歷事累朝被膺簡任衣蟒帶玉亦已極矣迺者病故　朝廷錫之諭祭賓鏹以造塋域亦已厚矣一旦官其二人實爲過濫此臣等不得已于言也伏乞特寢成命痛加裁抑不報三月御史曹嘉謫補外初嘉上疏劾吏尚書喬宇其略曰日者楊一清結張永賄錢寧以圖柄用庸夫鄙之

宇感其汲引之私公要彭澤連疏推舉周金乃錢寧狎客也宇因納交而擢爲都御史劉棨乃內閣書役也宇爲滕朧奏蔭其子何喬宗以尚寶卿乞休竟進三品蹈先朝傳乞之弊風至若宸濠犯順安慶挫其鋒新建邀而禽之宇無斤鏃之勞也而覬月三孤之命將誰欺乎疏上不報嘉乃倣宋臣范仲俺獻百官圖之意差别京官四品以上及春坊五品官釐爲四等上之其一資望頗久可備任用者林俊石琟孫交汪俊陶琰劉玉董玘李時也其二欽束寡過足供職守者毛澄金獻民周倫何

孟春李鉞鄒文盛臧鳳張璿姚維嵒張云張衍瑞
劉麟張九敘溫仁和豐熙也其三人品庸衆尚堪
策勵者趙璜俞琳秦金賈詠吳一鵬李昆顏順壽
沈冬魁姚鏌鄭岳高璣陳霑崔傑魏境也其四行
檢卑汚速宜出削者張子麟董瑞陳雍周金張縉
張贊柴儀安金汪峰楊一清楊一漢劉棨趙永顧
咼臣也此四等者進退倚伏之間治亂安危所由
繫也亦不報已而給事中毛玉上言曹嘉不當品
第大臣宜賜罷斥　帝從之命對品補外先是給
事中閻閎亦以指斥當路出爲按察司僉事有謂

嘉之疏閎所草也而史道謫後自滁州判官移南陽通判御史向信上言曰史道倡爲異說以惑人心曹嘉衍爲評品以犯公議皆僉事聞閎鼓之也有臣如此不宜與之同朝者宜加罷斥以快人心御史劉廷簋亦上言閎道與嘉三人者結爲黨友立異邀名放言排詆危間忠良欲以誤天下國家古所未有乞將三人重則論法輕則斥放不與同中國庶天下稱快耳從之　命各奪級爲邊地雜職乃以史道爲金縣縣丞曹嘉爲茂州判官聞閎爲蒙自縣縣丞焉御史盧煥與馬錄給事中孟奇趙

廷瑞各論救不報御史胡效才上言　朝廷近日所以處言官及被劾者不無偏比被劾者一槩慰留而嘉等則責之無巳降用之　旨方下而蒙自等處之謫復上矣臣聞茂州金縣俱爲荒徼而蒙自猶甚非人所居人皆言曰閎等到彼不死于瘴毒必有覬望小人承順順指而致之死地者夫一時而逐三言官尤不可以爲後訓也允從大臣而殺言官巳非令典果如人言是因閎等係前處置而斥其所論一二人如大常卿楊一渶祭酒趙永爲可也不報策士奉天殿共四百有十人賜姚淶

等及第出身夏四月　興廟初用八佾先是太常卿汪舉上言安陸廟宜用十二籩豆如太廟儀從之禮部請置奉祀官又言樂舞未敢輕議　帝命廷臣集議之至是禮部侍郎賈詠等會公侯九卿等官上言　正統本生義宜有間八佾既用於太廟安陸樂舞似當少殺以避二統之嫌　帝曰仍用八佾于是何孟春及給事中張翀黃臣劉㝡等御史唐鳳儀秦武等南京給事中鄭慶雲等各上言力爭不報逮繫主事羅洪載于詔獄有錦衣衛百戸張瑾者凌轢典廄勒索斛羡監倉主事羅洪

載欲劾之瑾懼詭請受笞免劾洪載倉卒從其所請瑾得笞遂奏洪載擅撻錦衣官屬　帝怒命逮赴鎮撫司考訊給事中劉濟等尚書林俊孫交等力救不報時　帝又爲都督同知陳萬言起第京師言官余瓚等尚書趙璜等抗疏請止不省而暖殿太監崔文者以禱祀誘　帝乾清宮諸處各建醮連日夜不絕又命內豎十餘人習演經教于宮中賞賚不貲寵幸日盛給事中張嵩大學士楊廷和力阻不報給事中周琊上言　陛下臨御以來宵旰忘疲形神兩瘁有前代帝王圖治之勤望治

之切固宜任直諒老成以資其謀謨而比來章疏
謾不加省豈太平有道之象哉頃者爲都督萬言
營弟璳璳等言之不省豈以諸臣沽直以自賢耶
陛下下羅洪載于詔獄俊交等言之不省豈以諸臣
朋黨以相庇耶　陛下于宮闈禱祀廷和等言之
不從豈以諸臣皆緣飾經義不能助　陛下求福
利乎然此特聽納之失耳廷和以卿輔之職師保
之重而宮闈禱祀使不得與聞于始又不得斡旋
于終是委任之失又如此伏望　陛下留神聽納
以達下情留神委任以崇政本則聰明不至壅蔽

政柄不至於下移而熙洽之盛不難復矣疏入復
不報已而給事中張翀安盤等交章劾文乞置重
典俱不報閏四月移刑部罪人李陽鳳于詔獄李
陽鳳者太監崔文家厮養也怙文寵謀笎城卒勒
索工值有身在工所而巷伍又征役錢者怨聲載
道御史劉繃發其事工尚書趙璜移文刑部執陽
鳳等鞫之文屬尚書林俊置不問俊不從文遂誣
帝請移陽鳳于鎮撫司訊從之令下刑部林俊執不
肯與文又譖俊違抗　詔旨　帝怒切責俊詰其
狀俊惶恐謝過初羅洪載之被逮也俊與戶尚書

孫交申救不報各求罷歸　帝慰留之至是被詰脩撰唐皐上言曰先王優禮老成以其謀國多識舊章不可不重惜也邇者孫交林俊引疾乞骸陛下溫旨慰留此固惜老成重典刑之盛心不意因崔文厮養之故乃詰責俊令其言狀則與陛下起廢之初慰留之旨大不侔矣萬一掛冠玄武祖帳東都　陛下何以自解于天下哉疏入不報刑部主事楊永佑亦上言舜爲天子不得撓皐陶之法令刑部按問一厮養而竟奪之夫俊　陛下之士師也以其官任之而不容其守法何用是官

爲哉鎭撫司受制内臣承望風指又豈敢直陽鳳之罪以昭國法乎使　陛下之法不信于天下取譏于後世皆崔文爲之也乞　敕司禮監拔文併其黨周用田䫵蔡秀等明付法司以正其罪斯義舉矣給事中趙漢亦上言李陽鳳之事不甚大而崔文快心之大者在能矯詔以鉺人在能殺尚書之詰責在能加言官以奏擾之罪究其勢不亂不已也近聞事初發時文捕告人捶楚幾死此之去曰此皆寄與趙尚書其威侮大臣若此則劉瑾之爲不患文不能爲矣是以再干　敕旨詰責恭俊

俊何人也而文誤 陛下罪一者舊耶俱不報停齋祀初太監崔文以禱祀誘 帝大學士楊廷和力諫不聽臺諫官言之俱不報給事中鄭一鵬上言臣巡光祿見正德十六年五月以來宮中自常膳外少有所取邇者禱祀繁興制用漸廣 乾清坤寧諸宮各建醮西天西番漢經諸廠亦皆有之至于五花宮乾清宮西暖閣坤寧宮東次閣亦有之或連月夜或間日一舉或一日或再舉經筵停具虛設而無所用矣傷太平之業失天下之望莫此為甚臣謂挾此術者必皆魏彬張銳之餘黨冀以

欺　先帝使生民塗炭海內虛耗　先帝已誤
陛下豈容再誤願　陛下亟誅之遠之可也臣考
放金錢一醮蔬腐之費至萬有八千其餘不知幾
十萬也以月計之不知幾百萬也今天災時變月
無虛日京師之民至有裹蓆行乞母子裸而凍死
者州縣則徵發繁擾仍以饑饉窮者轉爲盜賊良
者糜于兵刃邊境之民日夜望烽荷戈而不得食
陛下以爲今之民怨耶樂耶忍歛民怨不忍傷佞倖
之心忍拂元臣弼士之諫不忍違寺僧之請此愚
臣之所未解也伏願改西天廠爲寶訓廠以貯

祖宗御製諸書西番廠為古訓廠以貯五經子史諸書漢經廠為聽納廠以貯諸臣奏疏選內臣謹畏者司其筦鑰　陛下經筵之暇遊息其中則壽何以不若堯舜治何以不若唐虞哉　帝曰天時饑饉齋祀暫且停止五月大旱自去冬不雪入春風霾連日迨夏益多四方災變奏報尤頻　帝憂之敕大小羣臣同心匡輔毋事虛文時京師復有雷震城竿之異御史秦武上言　陛下踐祚之初盡釐先朝變亂之章復　祖宗畫一之法矣近日以來漸肆更張或以養子而嗣閹豎之封或以內

臣而奪司寇之職吏部之銓除阻撓既多法司之律令更易殆盡敕自中出而政府不得贊其辭法以私行而六曹不得攄其志待臣之禮久衰納諫之心愈怠經筵則屢日可罷禱祀則不時脩舉脩身齊家之德罔聞狎邪躧籠之行已著上違　祖訓下拂人情多矣此天之所以屢示災變也　帝怒其狂率切責之南京給事中彭汝寔亦上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感人以誠不以迹三王以還莫之能違也邇者黃風黑霧春旱冬雷天變于上者屢矣地震泉竭揚沙雨土地變于下者屢矣羣小漸

張盜賊公行草妖木異非時失節人物之變亦屢矣昔人有言怒予之天猶可為也忘予之天不可為也　皇上省災之誠或足以仰答天心矣而行政之可適用人之可間有不能無燕間虛費于女寵腹心委託于貂璫二廖諸張乃得緩死李隆蘇縉猶得無恙鎮撫以報復而窘辱主事羅洪載內豎携私鹽而執解巡檢程景桂崔文狐媚蓋羣枉之赤幟蔣輪貪狠為戚里之谿壑凡若此者皆不能銳意脩革而望天意之回人心之感亦以難矣

亦不報初太監李曇等往來淮揚間舟携私鹽鬻

責巡檢程景貴率邏卒搜得之景貴怒誣訐于東廠
太監芮景賢奏差官校逮繫景貴赴京而蔣輪者
興國太后弟也欲以其子榮奉安陸廟祀故汝寔奏
及之日本貢使大掠寧紹諸處初鄞人宋素卿者
奔日本正德六年與其國人源永壽來貢其從父
澄識之告言素卿附夷狀守臣以聞置不問至是
其主源義植幼闇不能制命左京兆大夫大內藝
興遣僧宗設來貢右京兆大夫細川高亦遣僧瑞
佐及素卿來貢各強其主給以中國符驗先後至
寧波故事市舶司閱貨及宴坐並以所至先後爲

次時瑞佐後至而素卿狡賄市舶太監先閱佐貨
及宴又坐佐于設上設不平遂與佐相仇殺太監
又以素卿故陰助設拒殺逐佐佐及餘姚江佐奔紹興宗設
追至城下逼令綁佐獻出不許乃去沿途殺掠慘甚
六日設逃至西霍山洋殺備倭都指揮劉錦千戶
張堂縛去指揮袁熛百戶劉恩又自育王嶺逃至
小山浦殺百戶胡源淛中大震巡按御史歐珠鎮
太監梁瑤奏聞遣法司錦衣官之甘州按覈李隆
罪狀初甘州變聞都給事中許復禮劉濟給事中
魯論御史喻茂堅田麟等交章覈隆及陳九疇劉

獬奉命勘鞫盡得其情獄具上請下法司詳勘當
斬隆首奏上　帝命復集多官于闕前鞫之先是
隆誣奏銘激變鎮兵而鎮守太監董文忠者亦傍
隆議奏聞　帝不能無疑也故有是命已而會鞫
情律相應復奏上　帝猶未信命遣三法司錦衣
衛堂官各一人往甘州體勘都給事中劉濟上言
李隆情罪具于楊淮等之爰書法司多官覆覈相
同是宜速正典刑而遣官覆勘徒滋遷延耳　帝
曰朝廷遣官勘問正欲慎重刑獄公聽斷以正國
法也豈有遷延偏徇之意爾等何故如此奏擾給

事中陳時明復上言王制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
王王聽之王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于棘
木之下大司寇以獄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叅聽之
三公以獄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言有司疑
獄讞諸王朝未聞王朝之獄下之有司也今李隆
罪狀已明無可疑者乃復逮勘有司則過矣況
陛下所託以爲股肱耳目者內則世勲公卿臺諫
諸臣外則撫按官耳今撫按勘明而不信闕前鞫
明而不信則撫按舉朝之臣皆不勝任矣且今日
所遣無寧他求優異者以膺任使耶抑以其職務

稍簡若佐貳者以行耶向也萃數十百人參訂之
而不足信今以二三人採求巨猾秘情于數千里
之外又安知其能當 聖意耶此所謂不必遣而
復遣者也因條言其五不可上之亦不報已而大
理卿鄭岳等往勘情真 帝疑乃解久之始誅隆
六月有星孛于天市救止楚王代奏陳先是崇陽
等府諸宗室二十餘人歲祿不充請借藩司帑金
預用楚王爲代奏從之有承奉滿朝者在京買領
關符還楚需索各宗謝金百餘兩方爲投符而齎
奏百戶童剛亦需謝金二百餘兩各宗不能具金

朝嗾羣少轅轢之且曰代奏非王心朝慫慂為之爾柰之何得請不得朝也各宗不任其恩悉嚮食具合金與之巡按御史何鰲聞之奏于朝請置于理戒諭諸王從儉守訓勿得陳乞事下戶部覆奏從之因 敕楚王凡例外之請勿得代奏太常少卿張衍瑞卒衍瑞諫止 武宗巡幸贈太僕卿丁巳敕加 興獻帝后皇號秋七月製 興獻廟樂章遷襄陽府知府郭九臯請京初臯為永平知府也定國公光祚奏言土豪久隱公田下巡撫順天副都御史孟春巡按御史郭同臣監察御史樊繼祖戶部主事

張希尹勘覆春等傲九皐及同知張守會勘巳而按得前田初係姦民趙紀違例投獻駕言馬甫廣等吞噬遂論紀子文編戍紀怙惡不悛屢疏摭拾九皐奏辨通政司尼之紀遂誣九皐及同知張守多受甫廣金錢勘死平民列狀投東廠告之而太監芮景賢者喜為羅織者也遂奏請逮治從之于是九皐移守臨洮矣乃遣官校之臨洮及永平收繫九皐與張守等詣京對簿故事廠衛官無受民訟而特　旨收縛罪人亦不出京師諸城門刑尚書林俊上言人主為治宜攬大綱即九皐貪忍不

妄　陛下猶不免以　天子之尊下侵有司之事
頗類苛察是傷大體設使趙紀之詞虛謬九皐被
逮而死則虧損　聖德孰任其咎今據其單辭眞
僞未辨而九皐已褫奪衣冠身就縲絏甚非美德
乞降明旨徵九皐至永平聽理而還刑部錦衣衛
官往會撫按會鞫明實如果紀言不謬然後械致
九皐來京處以極典未爲晩也疏入不報都給事
中劉濟等抗章劾景賢亂政宜加罪景賢上疏
自理　帝優旨慰之于是給事中章僑復以爲言
帝怒奪俸三月汪思及南京科道鄭慶雲王命爵吳

瀚等交章言景賢奏遣[illegible]知府此逆瑾亂政之故
習豈宜復見于今日乞赦嚴衛官勿生事釁俱不
報林俊致仕初俊以李陽鳳之事被詰也遂有去
志屢疏乞休不報至是又言郭九皐不宜逮繫
帝復不聽乃稱疾篤乞骸骨不已從之賜酒食寶鏹
以行給事中衛道上言林俊之去是崔文排之也
不宜以厮養之故而去大臣乞降諭旨留俊不報
逮繫郎中葉寬等于詔獄　帝賜都督陳萬言以
在京房地營脩新宅工尚書趙璜執奏不可萬言
齗之訴璜于　帝謂爲營繕郎中葉寬等主之也

帝怒命逮繫寬等下鎮撫司考訊瓚聞 命惶懼不知所爲因而乞 恩服罪乃已于是科道官劉翀等交章申救不報御史陳相上言人君之心惟在所養能于善端發見之時擴而充之無所施而不當矣茲者賜萬言以房屋 陛下不忍之心也而尚書趙瓚因而服罪郎中葉寬以之下獄爲不用恩焉耳華陶淳管事 陛下本心之明也而芮景賢之慰留郭九皐之逮繫爲不用明焉耳崔文左道亂正 陛下不忍罪也而反忍于奪法司之權使者舊如林俊者一旦致仕李曇鬻販私鹽

陛下之不察也而反惑于挾仇之訴使盡職如程景貴者久淹禁獄故林俊去而九卿之心灰矣葉寬罷而百司之體解矣郭九皐被繫而守牧地方督寒心程景貴受誣而盤詰關隘者喪膽天下臣民其不幸而爲苟且之習者幾希矣及今不圖末流安救伏望　皇上推不忍之心擴本明之德留俊釋寬等則聰明不蔽而雍熙之治可臻矣　帝切責之給事中劉最謫補外初太監崔文以禱祀誘　帝糜費內帑無筭而芮景賢所任千戶陶淳者又集羣校羅織諸縉紳至于巨姦大蠹反以賄

免有遺孽錢寧者遣其厮養朱喜攜萬金來京匿其黨陳勳家欲賄諸宦戚圖復故官淳緝得之與官校分匿其金脫放之又威脅奏冤人鄒輿自經劉最上言 陛下聰明天授首竄元惡簡任淳良天下稱頌柰何一日壞之于幺麼子也臣按崔文以卑微驟居近侍首導 陛下于有過之地法宮甚嚴恣爲禱祀侵費帑金六七萬兩累 朝積貯視爲巳藏而攘取之陰耗 國本其罪彌彰且奪法司之囚折正官之氣使天下皆謂 陛下庇邪暨拂大臣以累清明之德文實啓之不誅文不知

陛下何辭謝天下也又東廠太監尚內景賢任用匪人

千戶陶淳性行險惡閭閻曹嘉素不與通則因事

以文致其罪緝獲錢寧厮養匿金而擅自脫釋威

脇鄒輿懷寃自死卽此二事谿惡欺罔之罪有不

容誅者而景賢不悟任其愚弄景賢之罪難逃矣

乞查覈崔文侵盜帑金誅之于市以爲首惡之戒

景賢降敕切責陶淳置對正刑厥　陛下清明之

德有光矣疏入不報既而崔文攟拾自訴　帝優

旨慰之曰爾端謹老成小心廉靖方切任用勿復

爲辭劉寂既言侵費帑金其令覈實以聞最被命

知爲所窘也乃上言內帑不得查覈崔文不得構
陷　帝怒曰劉最奏事不以實輕率妄言請問又
不服罪本當重懲姑從寬外補以稱朝廷容宥之
恩于是御史衛道給事中王思等各上章申留以
爲斥逐言官殊乖治體　帝切責之已而出最爲
廣德州判官甲午永福長公主于歸駙馬都尉蔡
震時　孝惠皇太后尚未小祥而長公主于歸蔡
氏卜以是月甲午禮部上初見儀狀謂駙馬當四
拜主坐受其二給事中安盤等上言昔唐衡山公
主適長孫氏時太宗之服未除于志寧以爲不可

高宗從之今　孝惠皇太后几筵未徹是高宗能
以禮處其妹　陛下不能以禮處其姊也閭閻小
民有期之喪其女猶不敢冐禮而婚況聖人以禮
治天下作極四方垂憲萬世者乎臣等區區之私
不欲　聖朝有一闕失請俟終期然後下嫁且駙
馬雖賤使主坐受其拜夫屈于婦逆陰陽位其禮
亦爲乖謬至于主見舅姑之禮未聞開具乞併下
禮官詳議明晰以復古道之盛疏入不聽是歲次
長公主亦歸游泰八月河南大水先是四方災異
奏報頻仍　帝曰上天示戒朕心憂惶特降敕諭

同加修省凡關吏治民隱興利除害者切實舉行以回天意至是吏侍郎汪俊上言　皇上入繼以來昭德塞違動無過舉宜足致祥而顧頻告災眚者蓋以臨馭未几政漸弗終故天心仁愛特示警懼可不惕然慎終以荅天人之望歟請試言之

陛下登極一詔百度惟貞邇者舉措背馳萬民失仰詔令不能如初也　陛下卽位之初罷逐肅回任用耆舊邇來師傅重臣諮詢疎濶任賢不能如初也　陛下卽位之初聽言如流邇來事涉戚宦九卿臺諫執奏不從聽納不能如初也　陛下卽

位之初鑾輦倖位邇來戚宦之家藩邸之臣侯伯
錦衣陳乞日多慎名器不能如初也　陛下即位
之初姦黨巨惡俱下三法司鞫訊邇來事非機密
悉付詔獄臺諫論列而不從法司執奏而被詰法
守不能如初也　陛下即位之初　命科道官查
覈御馬監馬匹牛羊照數會計繼因閹洪濆奏遂
寢前旨卹民不能如初也　陛下即位之初禁黜
左道邇來脩設禱祀溷瀆宮庭禁邪不能如初也
陛下即位之初神氣精明邇來　聖躬違和　天顏
異舊豈非盛之年忘在色之戒歟此保固不能如

初也有一于此足以干和况兼之乎未可誘爲適
然之故而不加之意也疏入不報進封壽寧侯鶴
齡爲昌國公封都督同知陳萬言爲太和伯復以
定策功進也給事中張原御史王璜各疏諫不報
時楊廷和以十二歲考績亦加太傅廷和不拜禁
勳戚及閹宦家婚姻初正德間太監李宣提督京
儲嘉靖初華之宣令其弟姪與戚畹連婚夤緣中
旨復以宣提京儲給事中孟奇上言宣在　先朝
出入逆瑾門下遣往江西勘事得賂巨萬還饋逆
瑾珠寶八斗駭人心目宣府馬氏女得倖　先朝

宣獻私第一區謀督京儲　陛下卽位奉沐華之人心大悅而乃謟賂戚畹要結婚姻夤緣左右復有提督之命上累新政罪不容誅矣然其所爲豈無傚尤蓋　先朝姦黨有魏彬者其弟魏英三女一婚江彬之子二配長寧襄城二伯張銳者其兄張明一女以適豐潤伯之子至若錢寧之子配王駙馬之孫男廖鵬之弟以泰寧伯爲子壻彼數大家者或其先連婚　帝室或其先銘勲太常乃納釆于管庫之人同穴于輿臺之鬼惟利是求曾無靦顏蔑先辱親于是爲甚　皇上中興以來除舊

布新而姦黨弟姪厮養猶漸居都城布列禁地覬覦窺伺無所不至若其謀遂成爲禍不細乞將李宣取還閑住一切姦黨厮養盡行驅逐其勳戚之家敢有仍故連婚者卽係姦黨許臺諫官糾舉緝捕庶使已汚之族知所愧懼而方搆之黨革心于將來矣　帝曰李宣姑用督儲其姦黨弟姪厮養先年蠱惑亂政未正厥辜其家老發南京諸監局供役弟姪厮養勿得擅入禁中其勳戚諸家毋得射利與諸黨連婚違犯者重罪不貸附錄南京工侍郎吳廷舉上言先年罪人以金贖刑貯工部以

備脩營弘治末南京戶部奏改納米補各官卒祿
廩及囹圄囚食令贓戶部錢穀約足支給宜將贖
米貯常平倉備賑下刑部覆議從之光祿少卿華
湘言我朝曆法仍授時之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
合行修改

論曰我 朝請改曆元者元統鄭善夫及湘凡三
人矣大都皆勦舊說而未窺授時曆法之深也蓋
授時曆雖起于至元辛巳而不以辛巳爲曆元其
法以七千二百五十七萬六千爲一元一元之中
平分天地人三元各得二千四百一十九萬二千
自大一甲子至嘉靖四十三年甲子曆過五千二
百九十五萬八百四十已逾天地二元矣今當人
元內四百五十六萬六千八百四十後推將來每
年增一前考已往每年減一是以大一甲子爲曆
元而不以至元辛巳爲曆元也所謂以辛巳爲元

者蓋曆家以世數遼遠難於推筭故截去真元而姑以辛巳為始耳遂使膚淺之士無所考據紛紛異辭不知曆元之所在矣至於歲差之法起于于半虛六度約六十六年而退一度自堯時迄洪武甲子退過四十九度五十七分故冬至日躔箕七度七十九分正統甲子退過五十度四十一分冬至日躔箕六度九十六分弘治甲子退過五十一度二十四分冬至日躔箕六度一十三分嘉靖甲子退過五十二度七分冬至日躔箕五度三十分以後每歲約退一分三十八秒四十七微步曆者隨年減去之矣豈仍至元辛巳之舊哉今考至元辛巳冬至日躔箕九度二十二分一十八秒至嘉靖初年日躔箕五度八十五分蓋已退過三度六十餘分矣又將何所乎改耶自嘉靖初至今　上壬午六十一年又退九十三分故今曆冬至日躔箕四度九十二分其實至元辛巳日躔箕九度二十二分者相去遠矣而謂仍用至元之舊也果何見哉至于日食起復方位多寡分數稍有不同則以南北地勢不一里差之法未之講耳故正德甲戌日食日官推步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間遂

至食既萬曆乙亥日食京師未甚而蘇松亦至晝晦則南北之地勢使然也蓋日輪大而月魄小故相掩之勢自下視之南北不同每千里而差一分東西不同每千里而異數刻矣而豈曆元不精歲差未改使然哉若以爲歲差未改所致則自至元迄今已差四度五十九分以法推之則合朔之時月已去日四度五十九分矣若之何而能食耶按法月行一日十三度有奇則一時當行一度有奇而四度五十九分當行四十餘刻矣如使歲差未改則今日之日食與日官所步者當差四十餘刻豈止起復方位多寡分數稍有不同而已哉若因此而疑曆元之當改則誤矣然則今之司天者亦嚴督疇人使之精深其業斯可矣勿信異議而輕爲更張也

逮繫廣德州判官劉最及御史黃國用于詔獄九月南畿大饑是歲北畿山東河南湖廣江西俱有旱災而應天蘇松淮楊徽池等一十四郡及徐滁

等州爲甚千里盡赤莩殣載道姦盜因之蠭起南
京給事中顧溱等御史吳瀚等俱以爲言欲責成
守令招撫存䘏下戶部議尚書孫交請留蘇松折
兌銀兩浙鹽價蘇常粳白米滸墅關鈔課應天府
缺官皂薪贖鍰等金兼賑從之又請發大倉銀二
十萬兩浙漕米九十萬石往賑災民亦從之兵尚
書金獻民上言泗洲洪澤聚有盜舟爲道路梗乞
命巡撫胡錠勵兵驅逐從之冬十一月奉　孝惠皇
太后主于奉慈殿劉最編戍最以劾崔文出判廣
德御史黃國用假以符檄使乘傳去刺事者馳白

東廠芮景賢即奏請遣官校逮繫下鎮撫司考訊
編成給事中劉濟上言罪至編成爲民謫降遠方
亦大矣使其情律不相應所失固不爲小若與律
合何不付法司明白議擬昭示天下而乃爲此曖
昧不明之舉哉傳之天下必謂最等罪不至此
陛下特爲偏曲爾不然何緝執于羅織之門鍛鍊
于武夫之手而裁決于內降之旨哉乞將最等仍
赴法司擬以應坐罪罰不報主事桂蕚上言大禮
併獻席書方獻夫議草附錄初莊奉夫人弟錦衣
衛校尉邢福海奏援 先朝魏振事例乞陞官職

兵科叅駁及兵部抗奏俱報聞已而司禮太監鮑
忠傳　旨福海及肅奉夫人弟錦衣旗校顧錦俱
受錦衣世千戶福海錦後奏乞蒞官理事下兵部
看詳給事中夏言等上言　陛下仁聖恭儉法祖
立政湯文莫是過也詎意有此傳奉之舉以為仁
明之累　國朝令典曰武職非軍功子孫不授世
守卒由閑後邢福海顧錦平日不列行伍未有戰
功一旦官以五品侍衛之職更令子孫世襲甚不
可也竊意邢顧二夫人昔在藩邸雖曰供奉多年
積有勞勤然遭際　龍飛克陳大內游蒙封錫之

榮寵渥逾涯所貴持身謙降用保　君恩不當怙寵驕矜廣希恩澤伏望　陛下仰遵成憲以名器爲重申飭內庭以汰後爲戒特示裁抑之公以防請託之漸御史屠僑等亦上言不可俱不報十二月楊廷和致仕初　御用監太監刁永請遣內臣之蘇杭監織綺繒工部奏言地方饑饉不必遣官帝曰御服缺乏仍遣二員前去監織因命廷和撰敕于是給事中張原章僑曹懷解一貫南京御史吳瀚等各上言諫止不報廷和乃抗疏曰　皇上過聽內局所奏遣官之蘇杭督織　命臣等撰寫敕

書臣惟蘇松杭湖諸府今歲四月以後亢陽爲虐入秋以來霖雨不止災異非常正賦不辦若更令織造非惟逃亡又恐激成他變况所經過淮揚徐邳等處軍民田產漂沒殆盡幼稚計斤而鬻母子痛哭墜水以死該部議賑公私匱乏豈能俛首拷腹坐以待斃臣叨輔導實切警懼前項敕書不敢奉詔撰寫伏望　皇上俯從臺諫所言收回成命不勝慶幸　帝謂廷和違抗切責之于是廷和移疾連疏乞休時又有從而媒孽者遂許致仕給事中葛鴻奏乞慰留不報南京地震大雷電以雪自是

月下弦地震雷雲連日夜不絕至明年元日地復
大震附録正德間錦衣百戸王欽與其弟錦侵負
鹽價百有餘萬嘉靖初逮治欽錦論止長繫臺獄
追贓待報欽等夤緣近倖忽出　中旨曰王欽等
贓銀都察院禁繫二年以上如何不行嚴追近有
旨免死編戍矣其勿追給事中劉濟上言欽等寬緩
之由臣等歸罪于權倖之請託　陛下則歸罪于
該院之延緩夫奉法不敏致生弊端該院之責夫
豈敢辭　陛下既已云然何不遂奮乾剛追究欺
弊孰爲延緩孰爲請託各付之法以懾羣姦知弊

而不能革自古有天下者之大患也可不戒哉不報時又有錦衣李洪陳宣者以睚眦殺人上論奪級濟復上言　國家置立法司平理庶獄必使情麗于法罪協其情而後權姦不得以恩怨爲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爲輕重也今李洪陳宣罪至殺人奪級而已王欽王錦姦黨亂政編戍而已以黄國用視洪宣以劉最視欽錦奚啻天淵而　陛下以一律罪之其何以示天下耶疏入不省彭澤罷以金獻民爲兵部尚書

嘉靖三年甲申春正月丙子五星聚營室初元日丙

寅歲塡次營室丙子五星咸聚焉郊不宴命北畿
河南諸府興脩水田大理卿鄭岳上言臣勘事陜
西道經畿內河南諸處見太行西倚潼關東繞懷
衛北極燕薊其水皆東注南入于海盧易滹沱流
離漳洛衛沁洛瀍其大也宜督居民瀕水開田築
隄防以障汎溢鑿溝渠以通灌漑其導疇廣土無
川澤之利者量鑿洫澮或爲陂塘下通水泉之出
上取雨潦之入每府增置通判一人以江左諳水
利者居之督率羣邑專理農事則數年之後皆爲
沃壤而水旱不足憂矣章下戸部侍郎王承裕覆

議從之乃命各撫按官會同二司隨宜舉行二月
禁內外官交通藩府時給事中毛玉勘覈平濠功
次因言內外官不宜交通藩府 帝從之 命有
宗藩地方大小官員但有交通納賄者撫按官指
實奏聞太監張準提督京城九門司禮太監扶安
傳奉 帝旨以內官監太監張準提督九門巡視
城陴兵尚書金獻民上言額外冗員宜爲停止不
報召督賑侍郎席書南京刑部主司桂萼張璁及
兵部主事霍韜詣京命婦入覲 興國太后時
興國太后千秋日命婦各上箋覲賀宴賚倍常逮

繫給事中鄧繼曾于詔獄繼曾上言伏見近日中
旨多戾　皇言事不考經文不會理悅邪說之諂
媚則敕賜褒俞惡師保之抗言則漸加放黜恃如
正德可謂極弊矣尚未有如今日之旨可駭可嗟
可嘆者　陛下聰明聖敬乾乾不息何至有可駭
可嗟可嘆之旨如今日哉或者左右羣小乘隙招
權是故出言無稽一至如此若果出自　聖翰亟
宜收回勿吝改過如左右羣小所爲尤望速賜顯
戮以戒憸人　帝大怒命遣官校逮繫鎭撫司嚴
加考訊御史林有孚給事中葛鴻鄭一鵬韓楷各

上言申救不報已而命勿具獄謫補外任附錄時南畿饑甚人相食巡按淮揚御史朱衣上言人民爲饑所迫父子兄弟夫婦之閒多相殘賊娶婦劉氏食四小兒百戶姚臣王堂以子鬻毋軍餘曹洪以弟殺兄王明以子弒父無復人理且地震霧塞臭彌千里災變之來莫此爲甚更乞大爲賑恤先是以席書爲戶侍郎督賑江淮發帑截漕賑之至是以衣言復發帑金十五萬兩分賑淮鳳二府州縣是時四方俱歎盜賊蜂起閩廣青齊豫楚之閒所在成羣而盧鳳尤甚泗州洪澤嘯聚衆至千人

江洋出沒尤多盜艘給事中張原奏乞遣官督勑
從之仍特敕操江都御史伍文定防禦擒捕逮繫
試御史朱淛馬明衡陳逅季本員外郎林惟聰于
詔獄是月晦日　昭聖皇太后聖旦先期有　旨
命婦免入朝賀朱淛上言　皇上孝事　兩宮常
如一日茲者　朝賀之儀在　興國太后既已舉
行　昭聖誕辰乃聞報罷事體不類禮數頓殊傳
布之間關係不小　昭聖手攜神器親授吾　皇
母子之恩天日在照　陛下之所以事　母后者
宜何如哉臣謂今日之禮在　母后雖云固辭在

陛下猶宜敦請加意舉行　以安太后之心以全天子之孝可也馬明衡亦上言暫免　朝賀在尋常固可然當議禮紛更之時正人心匆惶之際忽傳報罷安得無疑故竊謂此意若出自　太后其間必有因事拂抑之懷徃時存沒之感若出自　聖意則母子至情有隆無已豈可以　聖旦嘉節而輟此盛禮哉疏入　帝怒曰命婦免賀本奉　皇太后懿旨孝養　兩宫朕豈敢間越朱淛馬明衡不諳事體逮赴鎮撫司嚴刑鞫問侍郎何孟春論救不報已而陳逅季本刑部員外郎林惟聰各抗

言馬明衡朱淛不知　太后懿旨輒有論列可謂
狂且誣矣然原其本心則以爲議禮之初　太后
輒不受朝人將謂　陛下之心有所偏主而姦讒
之流或從而乘間獻媚以僥富貴其禍有不可言
耳狂瞽之言無足深罪乃今下之詔獄加以嚴刑
天下聞之將謂　陛下以宮闈之故罪及言官本
生正統之義不能無所軒輕而忠臣義士且將杜
口結舌不敢復議天下事矣　帝怒其煩擾亦僉
逮繫考訊之太理卿鄭岳論救不報附錄營龍殿
于顯靈宮以奉玄武御史張曰韜奏乞停止不報

三月丙寅奉　興獻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
興國太后爲本生母章聖皇太后汪俊罷俊諫立別
室不聽乃乞休　帝曰爾職司邦禮違背正典肆
慢朕躬即致仕去復召桂萼張璁詣京以席書爲
禮尚書夏四月魯迷貢獅子巡撫甘肅都御史陳
九疇奏言魯迷王遣人貢獅子西牛西犬西馬及
阿骨刺馬駝珊瑚珠玉等物下禮部議覆奏獅子
等物係非常貢　帝曰既非常貢該地方應否起
送爾部內仍同兵部會議奏聞給事鄭一鵬上言
西旅貢獒召公作戒越裳獻雉周公爲辭下逮漢

唐猶有郤千里馬如文帝不受林邑珠如太宗書之史冊足爲美談今魯迷所貢諸物　陛下所必屏而不溺者顧肯輕受爲　聖德累耶又聞洪武初內使奏增虎肉　太祖曰養虎何爲而肉以飼之　命以虎送光祿他禽悉縱今乾明門諸處禽獸尚多皆仰給大官日費豆秫以歲計之亦且不貲而魯迷復有此獻獅牛之物俱非土性所宜受之徒費　國用郤之有光　聖猷乞敕該部行鎮巡官就彼量賞遣回且獅牛等物一切勿受庶幾夷知　朝廷有不寶遠物之德而潛消窺伺之心

矣且乾明門禽獸通行縱放則　皇猷益光　聖
德愈隆章下禮部併詳已而議上竟起送來京受
之逮繫脩撰呂柟編脩鄒守益于詔獄謫柟解州
守益廣德州各判官己酉上　聖母昭聖皇太后
冊寶庚戌上　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冊寶蔣冕
罷五月以奉先殿西室爲觀德殿丁丑遣官之安
陸改題　獻皇帝主迎如京師鴻臚少卿胡侍謫
補外六月以吏尚書兼學士掌詹事府石珤爲文
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以桂萼張璁爲翰林學士
方獻夫爲侍講學士喬宇罷以楊旦爲吏尚書遣

繫御史叚續陳相于詔獄逮繫員外郎薛蕙于詔獄逮繫按察副使劉汞監順德知府羅玉詣京考訊秋七月改稱本生聖母　章聖皇太后爲聖母戊寅羣臣伏哭左順門遂繫豐熈馬理百有四十二人于詔獄己卯上　聖母章聖皇太后冊寶庚辰謫學士豐熈給事張翀御史余翱吏部郎中余寛戶部郎中黃待顯兵部郎中陶滋刑部郎中相世芳大理寺寺正毋德純戍邊杖羣臣于闕廷編脩王相王思給事中裴紹宗毛玉御史胡瓊張曰韜郎中楊淮員外張潔申良主事臧應奎仵瑜余

楨安爾殷承敘等俱卒初逮繫時羣臣有避匿者
悉追繫之俟待罪者總二百有二十人錦衣衛以
在繫官上請　帝曰何孟春人禁聚哭窺朕沖年
爲首者編發戍邊其餘四品以上俱奪俸五品以
下杖之于是編脩王相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有
差相與王思等十有九人俱病創先後卒于時
恭穆獻皇帝主至自安陸奉于觀德殿奉爲　皇
考乙酉大同戍卒殺參將賈鑑初巡撫都御史張
文錦議于大同城北九十里建築五堡徙鎮卒二
千五百家戍之堡五百人諸卒慮虜蹂躪即死不

願徙訴于文錦不聽趣之行叅將賈鑑望風峻法白其不用命伍長箠之且置之理諸卒遂變有郭鑑柳忠者倡亂殺鑑裂其屍嘯聚塞下保焦山自守復以僉事陳洸為給事中洸先為給事中言事忤旨出為按察司僉事至是上言曰　陛下察幾致決毅然去本生二字有人心者咸謂始全父子之恩無不感泣若不布詔天下猶為未明更乞罷喬宇夏良勝以息邪說復史道於桂曹嘉以作正氣　帝悅復以洸為給事中辛卯復逮繫脩撰楊慎編脩王元正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元御

史王時柯于詔獄復杖之張原卒謫楊慎王元正劉濟戍邊　帝怒慎等不已復命逮繫責之曰楊慎王元正劉濟倡率讙譁震驚廷闕其加杖編戍安磐等俱加杖削藉張原死杖下調吏侍郎何孟春于南工部毛紀罷　帝怒何孟春調南工部復詰責紀等不已紀因求解職　帝曰爾因辭奏諌歸咎朕躬豈大臣忠愛之道罷之大同叛卒殺巡撫都御史張文錦文錦恐郭鑑等北與虜通招使入城既入即索首謀者郭鑑柳忠遂脇諸卒焚府門刦獄囚又焚都察院門譟譁壓突城中大震文

錦倉皇踰垣匿博野王所諸卒突入官廨略其家
復脇博野王出文錦殺之亦裂其屍乃發府庫盡
甲而馳欲殺鎮守内臣不果又欲殺總兵官江桓
桓走免略其家乃出逮繫故總兵朱振于獄脇命
主之振不能止與約三事曰勿犯宗藩勿略府庫
勿縱火肆殺從我則可諸卒曰諾振乃戢衆稍就
約束已而脇鎮廵官代奏乞宥時月之二十有七
日也附錄南寧伯毛良上言廷和要定策功沮澆
大禮使 陛下失天倫之正廢追崇之典其罪甚
矣千戸聶能遷百戸陳紀教授王介録事錢于威

各論奏議禮差謬更正得宜俱留中不報八月以吏侍郎賈詠為禮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代王出居宣府先是廷議遣兵侍郎李昆賞救詠叛卒以太監武忠代王某鎮守以都督桂勇為總兵以按察使蔡天祐為僉都御史巡撫其地戢之諸叛卒雖勉聽朱振約束猶肆刼掠不用振命振箠殺二十餘人竟不能制及天祐至會武忠桂勇及振集諸叛卒諭以朝廷恩威反覆開諭諸卒頓首謝暫為解散然皆恐懼不安姦盜多乘隙切掠居民桂勇督兵分捕箠殺五十餘人復笞鹽

忠等釋之以安衆心衆稍定云何有別鎮叅將李賢者率兵赴陜西道出大同其衆掠民禾畜居民詈之衆詭曰爾大同謀叛　朝廷命吾將盡勦之而尚吝禾畜爲耶于是轉相告言有洗城之說又有傳京營諸鎮兵已駐近地者諸叛卒益懼而戶部進士李枝者輓餉適至鎮衆益懼謂有密旨遂夜集數百人排校闥問故枝出公移門隙中示之始信而衆既夜集不能散乃咎大同知縣王文昌曾勸鎮巡官嚴馭諸卒遂往圍之文昌匿走得不死衆乃縱火焚燒居民數百家亂復大作明日

逼脇代王索金帛王曲應之王懼微服率子第潛出居于宣府天祐等諭撫不定復以狀聞土魯番寇甘州速壇滿速兒與其將牙木蘭火者他只丁率衆寇甘州都御史陳九疇屬衆出擊滿速兒走肅州九疇間道抵肅州內外合擊大破之殺其將火者他只丁番衆遁去路過亦不刺復邀擊之大創而歸崔銑罷九月改稱 孝宗敬皇帝為皇伯考 昭聖皇太后為皇伯母初集議時汪俊喬宇徐文華等猶與璁等力辨可否武定侯郭勛從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璁等言當書曰人臣事君當將

順其美事遂決詔曰人君爲治必本於孝道聖人
論政必先于正名孝在篤於親而名貴循其實朕
本　憲宗純皇帝之孫　孝宗敬皇帝之姪　恭
穆獻皇帝之子　皇兄武宗毅皇帝上賓之日仰
遵　祖訓遺詔命朕嗣　皇帝位受天明命于茲
三年矣尊稱大禮屢命羣臣集議輙引漢定陶王
宋濮王爲據至再至三其論未定朕心靡寧蓋宋
漢二帝嘗爲立子朕則入奉　宗祧與爲人後者
不同是豈徒禮官之失亦朕冲年未能決擇之咎
也朕祗承九廟尊養二宮正統大義未嘗有間惟

恭穆獻皇帝　章聖皇太后朕之父母也劬勞之恩
昊天罔極雖位號已隆而名稱未正因心之孝每
用歉然今告于　天地　宗廟社稷稱　孝宗敬
皇帝曰皇伯考　昭聖皇太后曰皇伯母　恭穆
獻皇帝曰皇考　章聖皇太后曰聖母各正厥名
揆之倫序永協無背猶慮天下臣民未能知悉特
茲詔諭以申朕拳拳孝養之誠乃閣臣宏等所草
也潞盜陳卿據青羊山以叛卿初爲潞府長史司
吏棄之嘯聚千餘人據青羊山以叛流刼潞州諸
縣及河南懷慶地方官兵不能制以侍郎胡瓚都

督魯綱帥師討大同叛卒天祐奏至廷議遣戶侍郎胡瓚都督魯綱總兵往討之赦誅首惡脅從不問議遷　顯陵初　帝名安陸松林山陵爲　顯陵比七陵馬及大禮旣定百戶隨全等請改遷顯陵下工部議尚書趙璜侍郎童瑞陳雍等上言顯陵爲先皇體魄所安不可輕犯山川靈秀所萃不可輕泄　國家根本所在不可輕動　太祖不遷皇陵　太宗不遷　孝陵願以爲法　帝命禮部會多官集議尚書席書侍郎朱希周李時等會公侯九卿翰林臺諫諸臣上言臣等伏聞　顯陵勢如

伏鳳氣結盤龍此實山川之勝　帝王之幽宅也
隨全等乃肆妄議乞治其罪　帝曰　先靈遠在
安陸朕瞻仰哀切其再議之書與璁蕚等復上言
臣等感　陛下哀切之誠仰　聖人孝思之至但
舉大事當順人心今多官皆曰帝魄不可輕動地靈不可輕
泄人心如此可不信從一時或誤千載難追臣等不敢
不盡言　帝乃命罷議命　顯陵祭如七陵以兵
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帥師討土魯番初河西守
臣聞番冦大舉恐九疇不能却敵遂上言河西危
急伏乞大發兵援之廷議請以本兵大臣親出督

師乃命獻民及雄徵沿邊鎮兵往討馬比獻民至蘭州而寇已出嘉峪矣乃用九疇策請遷發諸夷使置之嶺南閉關絕貢以靖西陲從之九疇以大捷聞言速壇滿速兒中流矢死矣　朝廷信之賞賚有差巡按御史王官上言獻民總制不如彭澤因薦故巡撫馬昊故侍郎馮清僉事王百之不報冬十月起廖紀爲吏尚書紀先以南兵部致仕至是起用十有二月復以閻閎史道予桂爲給事中曹嘉爲御史給事中陳洸請復閻閎等原官　帝從之閎等俱辭下吏部覆議仍以于桂爲知府史

道閻閎爲僉事嘉復原職逮繫浙江布政使馬卿杭州知府查仲道等詣京考訊初太監吳勲少監王士聰敕命監織杭州恃寵驕悍縱其舍中兒厮養諸役椎剝工匠恫愒郡縣無所顧忌布政使馬卿憤懣稍鈐束之不能制而絲彩工願悉杭州府帑金給之有所闕發其舍中兒厮養輒索羨金什之二三知府查仲道輒白卿有所禁沮勲滋不悅又以往復儀節日與卿相搆誚卿不爲遜勲遂奏卿等違抗　明示稽誤工作　帝怒命逮繫卿等詣京考訊逮繫御史任洛易州兵備副使任忠于

詔獄洛爲京民陳彥章所訐忠呈白　欽免罪人
俱逮繫詔獄時又有光祿卿樂護華淵者爲屬官
馬能所誣亦逮送法司鞫理竟除　中旨奪級外
補之胡瓚會總帥師次陽和僕瓚督兵已出居庸
而巡按宣大御史王官上言瓚等督兵聲討人心
搖動恐諸叛卒爲謀益堅不若出其不意擒之乞
諭瓚等寢兵容　敕臣等選宣府精銳潛約大同
巡兵內外合擊必能擒滅不效則置臣于理然後
命瓚發兵爲計未晚章下兵部左侍郎李昆覆言
官策良是第師已出關勢難中止宜令瓚駐兵宣

府督大同鎮巡官討擒首謀者若罪人斯得卽奏
班師仍有他變督師進討更命王官協同贊决兼
劾功罪從之盜殺山海關主事王冕妖人李伯川
沈雄詭稱商販入關殺死守關主事王冕事聞兵
部奏行薊遼巡撫劉澤張璉緝捕盜賊嚴禁白蓮
左道巳而御史劉翀請贈冕官以勵臣節從之大
同叛卒執總兵官桂勇賫至陽和密檄桂勇督城
中兵擒捕首者羽檄日十數下城中大懼諸卒訴
天祐求全天祐曰惟誅首謀耳餘固不問也爾輩
勿助惡卽免矣衆懼稍釋桂勇遂率諸將擒郭鑑

栁忠等十一人斬之鑑父郭巴子忿怒復倡亂糾
叛卒胡雄黄臣徐𤫩兒等搧惑諸卒盡甲而馳分
閉諸城門而喧豗不已迨夜圍勇第破之掠其貲
殺其厮養卒數人盡磔其屍生啖之遂縶勇幽于
莱總兵第故欲嚮焉天祐聞變約武忠亟馳至反
覆諭曉勇得不死諸卒邏訴天祐求止兵天祐曰
若等實自作孽柰何能擒獻首惡兵猶可及止也
諸卒乃擒徐𤫩兒等四人以獻天祐斬之郭巴子
曁諸首惡竟跳匿瓚聞之欲提兵而西天祐亟鑑
等首送瓚處城中士人數十輩亦詣瓚請緩師不

聽天祐乃上言乞班師復遺書璝謂首惡既誅餘黨遊釜魚耳固易制也璝乃止大同縣庫胥殺知縣王文昌庫胥許奈侵牟庫銀數千兩慮覺抵罪乃乘亂縱火焚毀縣署文昌聞變倉皇自殺十有二月謫評事韋商臣補外職商臣上言臣自今年七月授官以來見以大禮伏闕觸犯 聖怒大臣改任者何孟春一人編成者學士豐熙等八人决杖死者編脩王思等十有七人以忤使臣而逮繫者副使劉秉鑑知府羅王等若而人以織造抗使臣逮繫者布政使馬卿知府查仲道等若而人以

失儀下獄者御史葉奇主事蔡乾等五人以京堂官爲所屬訐奏下獄者御史洛任副使任忠等二人此皆　國家大獄上干天象下駭民俗所關甚鉅者也臣不敢愛死妄以爲伏闕諸臣狂直之罪固有之矣然而當宥者有三以迎送織造逮繫諸臣疎戇之罪容有之矣然其當宥者有四失儀者非敬之不至乃其敬之過甚所致是過也非故也宥過者無大被訐者不足惜所惜者　胡廷之大體廉遠地則堂高臣聞之道路凡此皆非　陛下之本意或有左右其間耳望　陛下大奮明斷將

諸臣錄復其官及其子孫庶不失欽恤之意耳

帝怒外補之胡瓚曾綱自陽堡班師初巡撫宣府都御史張縉參謀郎中趙錦各揭報桂勇擒斬首惡十餘人兵部以請　帝曰須擒勦盡絕提督官奏報裁處及天祐疏至　帝從之乃命瓚等班師瓚上言叛賊就擒人心安定宜加恩大臣臺諫諸臣以旌勞勩御史蕭一中給事中鄭一鵬各上言大同搆亂廟堂之上一籌莫畫大臣臺諫何功可錄且宣府巡撫張縉巡按王官山西巡撫劉麟俱未有聲援之助何可加恩而瓚討叛無功逆黨未

盡乃師不臨城而歸欲冐功賞欺罔甚矣乞治瓚罪别遣大臣督兵進討不報仍　敕天祐再撫諭餘黨勿問脇從代王還大同時亂已稍定　帝諭代王還國王乃復入大同